



(小說集)

盧冀野著

中華書局
藏書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2860B

#0.15

三 絃

著 野 冀 盧

Cyberant
4. 10. 19.

行 發 局 書 圖 東 泰

1928.

~~1604726~~

目 錄

一 金馬

二 T與R

三 落花時節



金馬

“請愛惜字樣再塗寫”

Handwritten signature

金 馬

把一支烟捲吸的差不多快完了，烟燻從鼻竇繚繞，向眼際騰騰而上。只是遣不去寂寞！最惱人的黃昏已過了，怎麼滿室還祇是這樣死沈沈的下去。我坐在一張安

樂椅上，好像羅丹翁彫刻的思想者一樣，動也不動一動。這時候我的周遭，是一種沈默的靜底世界。

驀然裏房門上嚮了一下，我的睜著眼睛的遊夢震破了！停了一會，一種刺耳的顫巍巍的聲音，打到我的耳鼓上來：

「吳君，在家麼？」

「請進來，請進來！」我很急切地說著，一壁懶洋洋地站起來。

「哦，金馬，請坐。」

走進來的正是名喚金馬的這位人物。我連忙招呼他坐下，一方面探詢他的來意。他那副滲白的面孔，這時現出一種踉蹌底光景。把一雙大而不光明的眼睛，向我室的四周重新估量了好久，好像發覺什麼東西，忽然說道：『吳君，伴我出去走走，好麼？』我說：『這時光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倒也很覺得孤寂的。』他聽著，就拿起帽子，我也跟著站起來。一同走出去，轉身關好了門，穿過馬路，便往樹林裏走來。這一晚在天河旁邊，捧出一顆最多情的皎月，向人間問訊。

二

明月在天，萬籟俱寂。兩少年的步聲踏在氤氳的草原上，聽出一些低微的聲息來。月華把前程景物都照得清爽爽展開在我們眼前，於是兩人齊聲叫道：「我們往台城去罷。」

十多年前餓死先朝帝主的所在，這時有兩個人影在月色裏游動，不須說這便是金馬和我。

我們站定了，暫時領略那一派淒涼的景象。好比一個

靜女，容顏消瘦，躺在幽默當中。雖說夜已深沈，一聲聲古寺鳴鐘，和着林中落葉，瑟瑟的把我們靈魂送到灰白色裏去了！我這纖弱的腦海，不知不覺湧出一個境界來。

這是一年前的事了。十里烟籠著的長隄，兩行垂楊彎腰欲折，可以拂著行人的頭了。幾個無知小鳥，在枝上啾啾亂叫；黃金鋪滿了道路，向東風裏，一輛綠得同翠一般的轎車，一匹瘦馬載著兩行。車中人就是金馬同他一位女友——後來我纔知道是張女士——我當日送到此處，

我們便分手了。那麼可愛的朝曦，送著這兩個相愛的伴侶，可以說是人間無上的樂事。我那時也立這原上凝望，祝福他們幸福底前途。春去了，今年的春也去了，秋光怕都老了，金馬已回南京。他的那人兒還在什麼地方？見著今宵這樣皎月，想不想起他的金馬形影孤單？

靠我身旁的金馬，忽地聽出『往事莫重提，提時心轉迷？』倒把我念頭打斷了。我無心便同他引出一段談話來：

『金馬，你的張女士現在何處？』

『她麼，唉，不必提了！你知道我這次何以回南京？正是爲的她！』

『那我倒不解了！』

『我久想告訴你，現在率性講罷！——我們且坐下來。』

我隨即掏出一條手帕鋪在地上，盤膝坐著；偷眼望金馬，在月下越顯得滲白了。他沒精打采地開始說他的哀史。

『張家棟他是個英俠少年，早年在北京我們就訂交，

屈指有好多年頭沒見了。前年我踏過上海，往他的旅寓去晤訪，偏生他已到了廣東；祇遇見他的妹子——張女士——她雖然容貌平常，天生的倒是一個聰明的女子。她近來又學做些詩詞，都很可誦；從前在報紙上曾經看過她的作品，認識她的名字，如今知是好友之妹，當然欣慰的了不得。好友未逢，遇其妹亦是快事。相見之後，她對於我也十分親密，我們會同游新世界，同游半淞園；汽車中並肩談話，戲院裏倚肩觀劇，月下黃浦灘攜手散步，一件件到今日回想起來，都歷歷如在目前。最初我

不過因家棟面及其妹，到四五天後，我們兩人直接生了一種對流作用。從此我沈入愁海了！

『我早就是一個失戀的人，我十八歲結婚到現在五年，與我妻子可以說毫無愛情，不過我既破壞了她的處女底貞操，在良心上，不得不為她使我自己度孤寂生活。但是張女士又是破壞我良心上節操的人！吳君，這是我生活史中最痛苦的一頁。』

點熒熒的，充滿著眼淚，我知道悲傷已經流到他的心裏；祇默默的相對，不敢同他說話，免得擾亂他的愁

腸。偶然間南來一朵烏雲，蒙蔽了天上月色，世界登時浸入黑暗了。

我說：『金馬！我們回去罷！』他很遲疑地站著。我推他一下，纔慢騰騰的兩人扶著走下坡來。

我想起黃仲則雨當軒集上有兩句詩，便隨口低吟出來：『如此星辰非昨夜，爲誰風露立中宵？』

三

我從被窩裏伸出頭，睜開眼睛來，太陽已經透進窗紗

了。恍惚昨天晚上，在台城聽金馬講了些隱隱約約地話，怕他總有些隱痛，我很想知其詳。連忙揉一揉睡眼，把被推去，扶着床板便套起鞋子，匆匆地梳洗一下，尋到金馬那邊去。這時候在金馬的屋子裏，正坐着一位女子。望去正是去年我所見的那位張女士，彷彿她也認識我似的，微微點一點首。我便在靠近窗口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。神經登時緊張，因為好奇心使我莫明其妙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祇聽見他和她一問一答：

『來君常見麼？——他是在南京。』金馬似問非問地

說。

『你見着他的？我……我不大認識他。』她答。
『我至上海，你爲什麼又到廣東去呢？』金馬問。

這時兩下又默靜了一會。停半天，她眼圈上漸漸紅起來，帶着顫動的聲音說：『那是——我——家裏的事！』
金馬點了一點頭，也沒有什麼話說。

這位張女士低下頭來，傷促不安的，坐了一會。便搭訕走了。我開始問金馬這一般歷史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金馬於是說：

自從在上海認識了她，後來我到蘇州主辦 R 女子中學，請她擔任國文教員；她的確是很聰明，教了幾個月書，很受學生歡迎，我也覺得與有榮焉。不過從此墮入情海，難於自拔了！虎邱山下，鄧蔚峯前；那都是我們游履常經的地方。有一天晚上從留園回校，已經過了夜午，校門關了，無已，到了一家旅館，後來我們……

『唉，生米已成熟飯，此後形影格外難分了，我只當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情愛絲絲無絕期；誰知美女惑人，朝秦暮楚呢？』

「我當時覺得要維持我們倆的情愛，非與我妻子離婚不可，我便把此意向她提出。她彷彿說：「那不大十分妥當罷！那未免有點殘酷罷！你斟酌一下。」我毅然決然的去解決這個問題，暑假裏我便回家把這件事做了，受了家庭社會各方面的指摘。我以為我為著我的她，雖遭人辱罵，猶以為榮，這時候蘇州人士對於我們已頗有煩言，弄得我在R女子中學站不住了。誰知她那時對於我已經發生變化了。我且把這件事的遠因告訴你。有一天晚上，校役送了一封信給她，信是從上海寄來的，信

上說：「在報紙上常常捧讀你（指她）的大作，實在佩服得很。我（寫信者）是愛好文學，不久我要出西洋；我想交結一位專門研究文學的女友。在國內實在尋不出我的對象來，無意中見了你的作品，我覺得如你纔配作理想中的人物，所以冒昧寫了這封信給你，希望你常常和我通信。」下面署名是來昆金。我拿起信來看了一遍，立時慙怩地寫一封覆信。她說：「我是不願寫覆信，我常常接到許多恭維我的信，我從來不答覆的。這無名小子，他還想交識我嗎？」

『我說：「你不妨回他一封信，罵他一下。」她笑著說：「這冒失的小子！我還覆他的信嗎？」我說：「我來代你擬一張稿子罷！」那信稿大致說「謝謝先生的厚意，我的作品實在算不了什麼！足下既然要出洋，遙想女友很多。我從無朋友，也從來未交過像足下這樣的朋友。原函奉還，請自珍重！」信寄出去了，我覺得她對於我的愛情很能專一。不過她的信件此後未嘗給我看過；有時我到她房間去，她外出了；也有時有男朋友來看她，我以為這也是常事。那曉得她對我漸漸地冷淡下

來。忽然這一天校役持一張名片，說有人來看我。我一看原來就是這位「來昆金，」坐下談了一會，便匆匆走了。我心裏很納罕，第一層不知他如何在蘇州？二來何以跑來見我。暗下看張女士的神情着實改變了不少，有時五六天見不到面，我於是怒氣有些按不住了，有一天晚上，直接去質問她：「你這幾天到那裏去的？」她說：「我家裏有人來。」我說：「你家裏的人麼？——那個？」她臉登時白了一陣，說：「何……以不是我家裏的……人？我老表……呀！」我問：「家裏人來作什

麼呢？」她說：「因為學校要放假了，接我早幾天回去！」我說：「那麼，你預備什麼時候回上海？」她說：「三兩天就想動身了，」我說：「你早點回上海也好，這兒的功課，我權且代你教幾天。等放了假我便到上海來。此地下學期我決計不幹了，你看昨天報上，他們攻擊我的話？」她點了一點頭。我繼續說下去，「我這次名譽損失，完全為著你，我為你死却不妨，不過要你了解我的心。」她含糊答應著。我又說：「下半年我想到南京S大學補讀學分去，你呢？」她說：「我也想到S

大學旁聽一點功課，正有朋友這樣勸我。」我又奇怪起來，問她：「什麼朋友呢？」她說：「有許多朋友哩。」後來學校結束了，我到上海，往她家去。她的嫂子說：「同一位姓來的朋友到廣東去了。」我到此時纔知道內幕。原來她當時接得姓來的信，另外覆他一封信，遙想姓來的是一個候補的留學生，無怪她爲之動心。我氣極了，便獨自到南京來，聽說姓來的也到來了！所以她就到南京來，不知爲什麼又來看我呢？」

金馬愈說愈起勁，使我無插口的餘地。

四

我自從聽金馬這一席話之後，對這位張女士便抱一種偵探的態度。因為有幾班書同在一塊上課的關係，同張女士也漸漸熟了。平日在談話中，覺得她對於金馬只淡淡的。我於是曉得金馬已經陷入三角形當中了，不過所謂「來昆金」者，我還沒瞻仰過他的丰采哩。

隔了好多天，沒有見張女士的影子；同時也會不見金馬。我的心不禁撲撲的跳起來，著實代金馬擔憂，恐

怕他發見了她的祕密。然而何至於兩人都不見了呢？我逐天都到金馬那兒去，總會不見。問他的左右鄰，有的說他回家了，有的說到上海去了，始終不知這究竟是怎樣。

這一天傍晚，金馬到我的房間裏來了，實出意料之外。我緊握著他的手，看他面孔變色了，眼淚汨汨的流著。我猜不出究竟爲着什麼事。連忙招扶他坐下，一面安慰他不要如此悲傷；他不斷的嘆氣。我追問他半天，他纔說了一聲：『我們幾乎見不著了！』我格外驚異起

來，問其所以？也纔揩乾眼淚，慢慢地說出以下的一段話：——

『有一個朋友跑來告訴我一個消息，說「那姓來的這幾天將啓程赴美！張女士也要到上海，去送他行了。你如果在這個時機到上海去，張女士的祕密完全暴露了。」我連忙束裝赴滬，誰知趕到上海，張女士果然到吳淞送行去。等我趕到吳淞，她又回上海來。我再趕到上海，她又不在家。我在她的房裏候她，到了夜裏一點鐘，果然匆匆地回來了。我見了她，立時感情衝上來，便想自

殺；外面還鎮定，約她到黃浦江去，她也答應了；走在半路，她說：「我有些害怕，我不願意去了。」我便老實告訴她，「我今天末日到了，我決意去跳黃浦江，我決意在你的面前跳江死了。」她登時哭起來，她伏在我的懷裏哭了！我的心漸漸軟了，無已遂跟著回家。第二天清晨她又出去了，我纔平復的決心，又發作了；候她回來便約她乘電車到大世界去，電車正風馳電掣開着的時候，我躍身往街心一跳，只望可以跌死，那知把左臂跌傷，依然活着。

「我想我自殺爲著她，我當然要把自殺的原因告訴她，我右臂抱著左臂，慢騰騰地跑到她家。咬定牙齒，拿起裁紙刀，把左手第二指切下來，顫巍巍地拾起指頭，鋪開白紙，往上面寫去：「我爲君故，蹈海亦心所安；君心既移，將何以對我?!」又勉強寫「兒已死，母自珍重」七個字預備寄給家鄉的老母，再想寫一封信給你，手顫已不能寫了。兩張紙放下，匆匆往黃浦江去，率性死了，倒也乾淨！不料又會見我的表兄，他見了我形色倉皇，一定抱著我，拖到他的下處，盤問我的原

故。我把前後事都詳細告訴他，他說：「大丈夫奈何爲一女子顛倒至此?!你切不可這樣，你前回同你夫人離婚，我就深以爲不然，現在可覺悟了?家有老母，你一死固可在情人面前表示自己的心跡，然而叫老母如何可以享其晚年之樂?!金馬!金馬!從速回頭!明天早上我親自送你回南京，望你明白事體，切勿如此!」果然送我回來了。我指望一死，我們朋友不能見面，不料還有今天!吳君，我此後又是一个人!今天便是新我的生日!」

我說：『好極；我恭祝你脫離苦海！』

似水的流年，一年又匆匆過了，金馬如今到湖南去教書了。我久沒同他通信，不知他還無恙否。

昨天一位朋友從上海來，說在半淞園，新世界，天韻樓，常常見張女士同一位男子往來。那一位男子，不是來昆金，也不是金馬。

(完)

T
與
R

T 與 R

一 初見

在我們這一班裏，只有我同她可算是集中的人物。差不多教師出了疑難問題，全班同學不能回答的時候，不

問到她，就要問到我。的確我們的教師也是這樣想的，倘若這個問題，沒有學生能回答，最後就應當問密司T和R——就是我。

我們這一班，是一個特科，一年就畢業了。學校對於這班特科當然另眼看待。「男女同學」就是這班新破例的。但是雖然具一個男女同學的名頭，其實八十個同學當中只有兩個女生罷了。

我是本地人，我不住在學校，所以做了一個走讀生。早上從家裏出來，晚上從學校裏回去，家距離學校還不

遠，來往倒是很便利的事。我們特科的功課，每天不過四小時。在四小時裏，我們不一定都同班的，因為除了必修之外，其餘的科目皆是各人照自己的興趣去選擇的。我同密司T同的科目比較的多些，所以相見的機會倒不少；可是同學四個月，彼此還沒有招呼過，我當然最早就認識她的。從理性上想來，她應當也認識我了。招呼點一點頭，我覺得並沒有什麼關係。

有一天早上，我們班上發動了一件事。為大家聯絡感情起見，發起一個同樂會。一個會的組織，首先要舉出

幾個幹事的人。我們這個會裏設的部分很多，其中覺得「編輯股」比較要慎重些，大家推舉的時候，都細細的考慮一下。她——T忽然站起來，——她站起來，大家皆很注意的望着她，她慢慢地宣布出她的主見，說：『編輯股我看最好是舉R君了！』大家都舉起手，表示贊成她的意思。於是編輯股幹事決定是我，我很驚異地想：『爲什麼她要舉到我？難道她特別認識我嗎！』一個少年的名字，被其他一個人認識，當着羣衆宣布出來：覺得是一種光榮的事；何況又從女子的口中說出來，這的

確是無上的光榮。

我感激她，因為她知道我，並且讚獎我；不然，何以舉到我呢？從此我的心目中覺得處處她對待我這個同學特別些，或者我是比其他同學有不同的地方。我自己遠大的志願上好像添了一重光明。從別的同学嘴唇上，這幾天又放出種種流言。往往三四個人圍住一堆別班的同學指天畫地的講。我好像他們是談着密司T。有一回曾經傳到我的耳邊來，證明他們談的確是密司T，並且談到她對於我的態度。不由我有些恐怖起來，因為我同密

司T還沒有交談過一次，同學們不應當神經過敏的。假使傳出一種不正確的消息，我將何以對密司T呢？然近來同學對於我兩個人實在有些特殊的感想，好像我同她是有一種關係的；他們這種的思想被我已經發覺出來。當我或是她走在學校的路上，他們一定相聯的注意到她或者是我。這是我們的不幸，然而也是我們的特殊的榮耀。

二 C角上的變動

「密司T，昨天我在N先生那個地方看見你的T之悲哀。他叫我把那篇祈求送給你看。」

「哦，謝謝你，密司脫R，你這篇祈求，我老早想問你要看了。N先生前次在我面前稱讚你的天才，真教人佩服了不得。」

「那真慚愧了，還請你指教呢！」……………

我現在在教室裏把我那篇小說祈求送給了T。我們的談話還沒有終止，密司V（其他一個女生）便匆匆走來，對T說：「我們回女生宿舍去罷！」T連忙跟她走了，

回頭對我點一點首說：『明天談罷，女生宿舍有會客室可以談話！』

第二天却巧是星期日。我老早起來，預備到女生宿舍去會她，在門前坐上一輛人力車，剛走沒有多遠；便遇着一位同學。

『R，你這早往那裏去？』他招着他的手，高聲喊着。我正要回答他，車子已經跑了很遠，回過頭來看他遠遠地對我笑着。車子到了C巷，我跳下來從巷口細細地尋覓，果然女生宿舍的牌子在眼前呈露出來。我便走進去

掏出一張名片對門房說：『T小姐在舍麼？我是來看她的。』說著把名片放在他的手裏。他對我說：『請到那兒坐吧，』手向會客室一指，我便邁步走到室裏。

不多時，T出來了。她笑嘻嘻地說：『密司脫R，今天來得倒早，稍遲一刻恐怕我要出去了。』我連忙迎上去，我說：『我恐怕密司T要出去，所以這早就來的。』T一面招呼我坐下，一壁叫女僕送到我面前一杯熱茶。我眼睛四面一望。她似乎知道我一望的意思，對我說：『這兒房子倒很寬敞的！』我說：『是的。』

『昨天我們匆匆的就回來了，沒有談着什麼話！』她說的時候，好像很悵惘的。我說：『今天倒很可以長談！』

她一忽談了些文藝上的問題，一忽又說到先哲和當代名人的生觀上面去。她的詞鋒非常銳利，他問了我許多疑問，又說出她自己的答案來徵求我的同意；說得個花雨繽紛，我對於她的議論，倒很信服的，我只靜靜地坐着聽她說。

驀然裏好像一個黑影子從會客室的窗子上抹過去，我

認真一看，似乎就像V。短的頭髮，很有力的步武；但是我不能斷定。我也不去十分注意她，T大約並沒有看見，我又何必對她提起：——望她還是滔滔的說，忽地很興奮的站起來，「唉，近代的青年怎麼同阿米巴原始動物一樣的沒出息！R君，我看像你這樣的清才實在很少，不是我過譽你！」我說：『不敢，不敢！』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對她客氣纔合禮。坐了一會，我連忙就告辭出來了。

以後我到學校每逢遇見她，我們雖然招呼，但是依然

不多談話。倘若我們走在稍爲靠近一點，同學們都注視起來。

過了幾天，這許多同學都紛紛的說，『R在學校是不常同她們接談，但是無事便會到女生宿舍去見T或者V。』還有同學證明星期日他親自看見R往C巷那邊去，並且還有的說，『R在T處談話有五個鐘頭光景。』我聽見，心裏倒有些好笑。不過C巷，我是去過的，T我和她是談話過的。這並不是他們虛妄；同學們如此過分的妄議，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！

星期四下午，校長室忽然貼出一張通告來，圍着不少學生很注意的看。我走過去細細地一望，原來是我們這位頭腦不清的校長S先生對於學生的訓令。上面寫着：

「本校開K省男女同學先例？爲保持社會上獎譽起見，男女學生勿常相接談……彼此規避，則社會無所措詞……」我看了實在心裏疑惑起來。怎麼男女同學，男學生同女學生連接談都不可以呢？同學有的見着布告，對我一種驕笑的態度，更教我百思莫解。

布告雖然如此說法，我會著她，她還向我招呼的，並

且還有時候說話。下課同上課的中間，她總同我坐在一塊閑談，如此同學反習見不怪了。

密司V近來見我也點起她那個短髮蓋着的頭，並且對我常常拿些問題來，我不得不同她敷衍。她年紀很輕，她的身體很茁壯，走起路來胸脯是要挺着的，實在是有一「印度英雄氣概」！同學有這樣稱呼她的。承她厚意，她待我總算好的，她自信是天真爛漫於人無間的，她對我說：『T的氣量太小，生活又喜歡孤寂，這不是女子相宜的。』我雖不願意聽她這樣話，她很殷勤地對我

講。我固然深信T決不是這樣的女子，但是不能拒絕她的話，只好聽着。

我同T漸漸從對談改變成書信的往來。我們在文字上表示我們的親密，我從此便格外了解她的思想。「她是一個女界的超人」，我常常這樣去測度，這個測度是不會十分錯的。

太平洋洋面上的氣候，一天天溫度增加起來，我們這一班特科的功課，漸漸的也就要結束了。我同她的友誼正在正數上加增，時間之神在我們後面往負數上替我們

扯去。這一幕「離別」的把戲，一轉瞬便來到我們眼前開演，「傷心的離別呀！」

三

我們最後一次考試，是我們最後一次同教室。她繳了卷，走出來的時候，對我盈盈地望了一望，我的眼淚幾乎要流出來了。我心裏只是忐忑，模模糊糊地把卷子繳了去，也無精打彩地走出來。

回到家裏，已是黃昏時候。書案上放着一封紅色封面的信，上面寫得幾個很娟秀的字跡；我一看便知道是她寫給我的了。急急拆開來一看，一張綠色信紙上面只寫得寥寥地幾句話；大致就是「告別」，並且說她要到吳淞觀海去；問我能否同行？我見她別我而去，心上不由的有些難受！看她猶留一個最後的機緣給我，似乎又是失望中一線光明。我決意校事結束後，一定往吳淞一走。連忙覆給她一封信。從此我往學校裏總沒有見她一面，心裏料定她已經到上海去了，果然沒有幾天，她便

有從上海來的信。

我正要束裝就道，偏不巧眼睛害起病來，痛得不可解；祇好寫了一封信給她，報告我的情狀，但是我的心裏實在懊悶，愈是懊悶，眼睛越加利害起來；悠悠夏日，我切齒地咀咒他。

不久她又揀了些畫片寄給我。上面並且題了許多安慰我的話，勸我不必急急地到上海，她一定在上海等待我的。好容易目疾好了，我纔算火車把我送到上海來。

我的脚步纔走出車站來，迎面便立着我所要見的她，

她欣欣地同我一路談着，一壁勸我安息，代我找了一個旅館住下，她談一會就走了。

上海望日的明月底下面，在法國公園長椅子上，坐着兩個沈寂的青年，那就是我和她，她對我說：『林顰卿講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不散的筵席呀，這就是永久的相聚的筵席，精神的離合，纔分別出悲劇和喜劇來。』我想得她這句話裏，含着極玄祕的思想，其實人類的結合，原不在形迹上。

半淞園斜陽將去了，荷花池中睡着了一雙鴛侶，池上立

着兩個年青的知友，那便是她同我，她忽然皺着眉戚戚地對我說：『藐小的我們，宇宙裏的優伶，我現在渴慕偉大的海潮，明天我想約你到吳淞去觀海。』我馬上就允許她這個良約。

第二天我們到了海濱，並肩坐在岩石上頭，淒激的潮音在我們足下奏起雄渾的音樂來。她側耳靜聽，彷彿得着自然的生命，手舞着高喊起來：『R，今天我們的新生節！』——潮音又切切的低了下去，陡然間一個浪頭衝到岩石，我們衣裳都濺溼了，我們重新站起，整一整

衣裳往岸灘上走去，我的心裏隱隱的有點微痛，暑風在我們的耳畔微微吹過，這倒底是痛苦還是快樂呢？

海上飛來一片紅霞，燦爛莊嚴的境界，我們眼前出現了。風燈在水面飄落著，那面隱隱約約地，高的，低的，遠遠地，山林，村市，茅舍，行人；這是對岸罷，這是蜃樓罷，寶貴的一剎那間，我們就是上天的一隻驕子，珍賜我們華嚴仙域裏的奇觀，我們倆相視微微一笑了！

在我們綠蔭佈滿的歸途，我們默默無言，低頭走著，

我們各人聽見各人自己的足音，腦海中安慰我們平昔的渴想，同時覺得有一个不幸的未來就在眼前光降。

從靜寂的吳淞走到繁華的上海來，倒沒有別的好印象，只感覺一種喧囂的市聲，同人肉底臭味。她在小灘上買了兩顆橄欖，輕輕地遞給我一顆，我送到嘴裏，我的嘴裏立時有一个苦痛的現在。

在電車軌道旁邊，她對我點點頭，面上頓呈出灰白的顏色，低聲說道：『你一個人回去罷。』

我躊躇一下，不由的問她『密司T，你呢？』她嘴裏彷彿

佛吐出一個『我？』字來。我便問她：『你往那裏去？』她說：『我明天往P省去！』臉上顏色登時不好看，我也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對她講。祇好遲遲地埋下頭來，她停一會說：『走罷』，她便向東邊頭都不回走掉了。

我望着她的背影到看不見了，我纔蹣跚的走回旅館裏。

四 二人之間

T到P地方去，不久我便回到故鄉來。

我現在是一個酒徒了，我飲酒能飲北方最利害的高糧一斤，朋友當中實在沒有人是我的酒敵。我在酒闌興動，我每每想起我自己的身世，同時就聯想起她來，她是我生平的光，的花，的愛，如今是我異地的知音了。我盼她的來信，好像餓了三天的，盼望他的飲食一樣。好容易來了一封信報告她已經到了P省，無非說些希望我常常通信，不要忘了她這些話。這一封信我頗來倒去，至少我看了有十幾次，可憐一張薄薄的紙，差不

多摸的快碎爛了。

有一天黃昏後，我癡癡的在街上亂闖；無意中看見V，她望着我，瞪着我，跑了！我心裏裝滿了憤怒，一時恨不得要抓過她來，一想這未免多事；其實我對於她有什麼怨惡，她何苦仇視我？但是我現在不得不想起T來了，可憐我們這兩顆隔絕的心呀！我們嘴裏，只有橄欖的苦味，難道終竟沒有最後的甜蜜嗎？

「光陰似箭」，這是一句套話，實際上光陰比箭飛得還快。不知不覺過了一年。莫明其妙的我，除了喝酒，

就是抽煙，尤其以亂想爲最痛苦。——

故鄉同我又二度分離了，我飄流到上海，處處使我難過，使我懊喪，使我怕見；最後又使我亂想——明月，舊時的明月；公園，昔日的公園；大海，曩年的大海；甚至於我，從前的我；使我想，使我亂想，使我不得不亂想；過去所給我的，如今只剩得這一點。

她給我的信，總計起來；一年裏也有五六十封。她的字，她親手所寫的字；她的話，她親手所寫她強如親口所說的話。幽切的痕跡呀！她彷彿遙遙地招引我。

我自從做海上飄零的遊子，我們的音問久疎了。據P地相知的朋友來信說，「密司T近來常爲病魔所擾，久沒見這個人了。」我得這種非正式的消息，我的神經幾乎錯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我幾夜不曾合眼，後來寫了一封信寄給她：

『T，我久別的T友；

『爾所知道的R，如今是宇宙裏一個流浪者了；生原多恨，怎慣淒涼；我本工愁，難禁風雨。你看黑暗的勢力佈滿了整個世界，我的如火如荼底胸懷，現在就同冬

天的冷冰一樣的；我昔年夢想裏的紅花，現在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的！不過冷冰有陽春消蝕的日子，落葉有狂風飛揚的時光。T呀，你的R呢？這罪惡窟裏潛伏着的一個爬虫，恐怕不是當年你所想見的清才了。

『過去，過去的夢境，——龍華燈火，回頭舊夢何堪！蠟浦寒潮，燕子不傳往事——』

『現在，現在的時分：——琉璃窗底，蟀蟋床頭；三更漏盡，五夜追懷，——』

『T呀，這不是我——我們！最後的結局？——』

『從過去到現在，會幾何時，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了。T呀，橄欖的滋味在我們的嘴裏，什麼時候有甜密的日子呢？』

流浪人R。

落花時節

落花時節

上

從小嬌養慣的悟今，在他的認識裏，宇宙就是極樂園。他是有宿慧的，他常常想：「一切都是渺小的，只

要自己的欲望希冀些什麼，什麼會變爲你所有的。」因此他往往感覺一種不可名言的愉悅，竟無心的歡笑；因爲他這樣自恃心，他的想像力便豐裕起來。

他的環境雖不是什麼玉砌雕闌，家園裏却有花有木；他雖沒有什麼桂冠戴在頭上，他自己却滿足他的榮華。

他是一個公子，的確他是個舊公子；在貴族縱橫時代，他的家庭，曾染一點煊赫的氣味。悟今在三歲上，便請了一位飽學宿儒到家裏作他的教師。他受的教育，雖然外面看來是五經四書式的訓練；實在計算他的生

涯，一天消磨在家塾裏的不過兩三小時。他讀書是易於記憶的，不消念幾遍便可背誦出來；因此他這位先生異常獎讚他。所以家中無論什麼人沒有一個不寵愛他。在他也善於同家人周旋；不過他最愛往來的，却是些垂髫的幼女。他固然愛他那白髮婆婆的曾祖母，愛他那忠厚的慈母；然而終日作他伴侶的小婢，他也頂疼愛不過的。

同他年齡彷彿的，還有兩位叔叔，他們同塾讀書。讀的書也是一樣的；那最小的一個叔叔很善於工藝，很愛

作些小頑意兒，他却最厭惡他些小制作。譬如夏天到了，他那小叔叔，便拿一根竹片，糊一張紙上去，成爲一柄扇子。他却以爲無論如何沒有扇匠做的好！既然不比他好，何必又作起來呢？『我將來的事業，是沒有別一個人能做的！我要做人所不能做的事！』悟今很自負的對他的小婢說。小婢也很欣慰的贊成他的說法。並且私下很高興的去告訴他的曾祖母。她平昔愛悟今比愛她自己的性命還利害些。當然覺得這個小人物的將來，一定有着遠大的希冀；因爲從小就能立志，說話很有道理。

旁人聽見了，也覺得悟今比他的叔叔高大些。不過有一天被悟今的父親知道了。他怫然氣惱起來，說：『這個小孩子怎麼發起誇大狂來！』在貴族家庭制度上，兒子不應當對父親說反抗的話，所以悟今只好默默的走過去。總之，他那幼稚的心靈裏，很深信他自己的抱負是不错的；除了小婢，沒有一個能了解他。在百花盛茂的家園路上，無事徘徊，將他那二尺來長的身子，老是在籬笆的中部盤旋，他覺得現在是他不求聞達的時候。沈默，神聖的沈默！——

他的思想是早熟的，但是他的脾性却是個永久的小孩，並且還帶幾分女性。晚上無論如何非要母親脫衣服不可，小婢非要伴到四更不可，曾祖母也要講一個故事纔能走的。他睡在枕頭上，有時默誦他母親教他的唐詩三百首，或者幻想最滿意的未來的境界；再不然，便同他的小婢廝笑：他撥開她的雲髮，在她很潔白光耀的額上接吻；或者兩人頭並在一起，亂向耳孔裏吹氣，有時呵欠她的脅下；但是他是最怕被她呵欠的，這也是她最後防制他的方法。

他這時候並沒有什麼姊妹，倘若小婢不在他身旁，家中便沒有第二個幼女了。所以他覺得這是生活最枯澀不過的。每到家裏有壽辰，什麼姑表姊妹，姨表姊妹到了，他老是同她們廝鬧，覺得這一天是他最光榮的日子，把他所聽的故事，添些穿插話說出來，平時積蓄的糕餅拿出來，也不肯冷淡他的小婢，叫她跟她們一塊頑。他的親戚長輩都很愛他，因為他對於他們也很知禮節；然而這些表姊妹却愛他更甚，往往勾留三五天，都不肯回去了。總是最後一個不歡的結局。

無情的光陰，催人向黃昏的路上去。一瞥他已是十一二歲的人了。他貪戀著甜蜜的夢境，不知歡樂是無常的！他的家境漸漸不像從前的鬧熱，他的弟兄也逐漸加多了，他的父親除掉吃酒做詩而外，每天奔忙得不得了；他那白髮婆婆的曾祖母，不知怎樣隨黃土同歸，偃臥到荒原去了；小婢也離開他回到鄉下去。他眼見這些事都很痛心，但是莫明其所以然。只覺得現在他好像是一個沙漠的流浪者，除了敷衍讀讀書，餘外就獨坐畫畫「豬八戒的臉」；門前依法是不得出去的，耳邊間或

聽見路上浪子的歌聲，無事效仿他，私下唱著解解悶。一旦有機緣見著表姊妹們，那是無上的寵召了。

他的父親看悟今在家受塾，究竟沒有什麼進益，於是送到小學校裏。這個小學校距他家雖然不遠，悟今是沒有出來過的，走出家門，看見世界上有這樣一種社會，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，覺得這另是一個環境。最好笑，他走在街市裏，總覺著街市上的人個個眼睛注意他，他羞答答的蹣跚跑過去，以為這些都不是他的朋友，心上微微有些恐怖起來。從此他便是入世的人了。

祕密的幕一重重開現到他的眼前，所以他的神經病也一天一天加重，「社會原來就是這樣枯澀啊！」這個問題，是他最不能解決的。

中

悟今雖然不是曾經滄海的人，他自己浮沈在現實社會裏，處處爲不幸的環境所驅使，思想上却已有幾分灰色了。現實不能滿足他的奢望，再加著他的想像力富裕，

於是覺得他偉大前途爲惡魔侵佔，有一層黑霧障蔽著。浮零在朋友當中，實在找不出什麼知心的來。在他心目中，知心的應當是一個生香活色的膩友，賦性過柔，能安慰他平昔的傷愁，襄助他成功事業。他固信世界上一切大事業沒有女子是不易成功的！惟有縝密的女性，是一切原動力！

「我如何不幸！沈沒到這茫茫的黑海中心。什麼時候纔發見我的真實的生命？上帝負我了！我雖不敢自認做絕代才人，然而不能說我便是世間的低能漢。唉，如何

無一個地方給我些安慰呢？」他有一夜在枕上這樣想。一夜都不能合眼。他在童年，雖然是個豐腴伶俐翩翩美少年；近來確是消瘦不少了！青黃的面孔，蓬蓬的長髮，穿衣裳也不講求修飾；漸漸引起同學少年的疑惑，不知他一肚皮究竟是些什麼？學校教師裏雖然有的能鑑賞他這樣怪僻的舉止，大多數却有些厭惡他。

有一天聽說他有一個族祖從杭州來，他的母親叫他到那邊去。他百無聊賴似的匆匆坐一會，便走了。去過好多幾次之後，漸漸熟起來，知道他有一個小姑姑也是在

杭州新歸的，她的天資很不差，很愛悟今寫的文字，因為悟今父親來往的信件，大半是悟今寫的；這天姑姪相見了。

「姪姪就是悟今？您的文章作的很好，爸爸（指悟今的族祖）怪愛你的。」

「是我麼？我那裏有文章給姑姑看見的？」

「您寫的信我看了許多，——信不是文章嗎！」

「哦，不行，我是不喜歡讀書的，作出來的東西所以不得好。」

「姪姪莫客氣！……」

『作好文章的人，倒不限定讀書多。因好文章完全是天分。』悟今の族祖拈拈他的鬚髭，在旁邊議論起來。悟今心裏雖然一肚皮的喜悅，外面不得不客氣一套；吃過飯便托辭告退了。

一路想著：「聰明人惟有聰明人能知道，也惟有聰明人能愛惜，小姑姑是我的知音了。」

他們這一雙年少的姪姪很能相知。在悟今覺得有一個小姑姑，他的前途希望又重新光明了。他的小姑姑見有

這種姪姪，好像這是一種無限的光榮！閑暇的時候，他們姑姪常在一起談笑。

在初冬一天晚上，悟今接著他小姑姑的電話，叫他馬上到那邊去，因為來了一個生客，是他沒見過的。這嬌客也是一個聰明人，他的年齡同悟今彷彿，大約大悟今一年，序親也算是表姊妹。

悟今車子到了門前，連忙跨步進屋子來。忽地瞥見一個紅衫女郎在窗前一閃過去，只看她苗條的背影，和惺忪的雲髮，一忽走進內室去。悟今立下來，癡癡的想，

不提防肩上撲地打了一下，回頭看時，他小姑姑笑起來了。『姪姪來哩！』她高聲一喊，他的祖母應着迎將出來，一手攙起悟今的手，走進室內。小姑姑也跟著。桌畔靠着一個少女，正是剛纔瞥見的。覷去只望見她玫瑰般顏色，櫻桃似的嘴，一件紅色的棉袍，鮮映這樣美貌；尤其動人的一雙秀慧的眼睛，長長的眉毛。相視嫣然一笑，她頭慢慢的低下去了。悟今也覺得怪不好意思的。祖母說：

「小孩子，這也是你的表姊，你們今天還初見呢。」

「筠姑，悟今我最愛的，很聰明並且愛讀書，常常到這邊來頑。你往後可以從他識幾個字。你稱呼他一聲表弟好了。」

祖母對她囑咐這幾句話，又叫悟今深深地對她鞠了一鞠躬。她只點點頭，搯著嘴笑笑。從她這樣笑笑裏，悟今感覺不少娛悅，因為得着一個少女的笑容，也足以慰解生平了。小姑姑在旁邊扯著悟今的手，她的手，往後園跑去，這時好像降臨到極樂園一般。月光之下，悟今陡然跳起來，往花壇上摘了一朵鮮豔的芙蓉，送到筠姑

（就是那個女郎的名字）的手裏，笑嘻嘻說：『表姊，這裏我給你的禮物！』小姑娘連忙代她插在頭髮上。悟今看去覺得她很有些像幼時所聽故事裏的公主。不過王子不知道是誰呢？在花旁只管呆呆地發怔想去。耳邊猛聽小鳥啾的一聲，望她們都到樹下坐着了。『表弟，這兒坐。』筠姑對悟今招一招手。他走去，便坐到她的身旁。在這樣美麗的自然裏，度去了這一般光陰。

悟今的母親派僕人來接他了。他只戀戀不捨，不願意歸去，族祖和祖母說：『小孩子你還是在這邊頑罷。』

但是僕人終竟把他送回去，因為他明天還要上學。臨行的時候，悟今對筠姑說：『我們明天見罷，你要等我的啊！』筠姑點點頭，好像含著眼淚望着他走。他們兩個年老的人皆笑起來說：『小孩子是容易相好的。你們明天再會罷！』

悟今第二天早晨走進學校裏，覺得學校同地獄一樣，冷酷不過的！模糊模糊的上完了課，奔回去，到小姑姑那邊。一望兩個人都不在室內，往後園去找；她們正在那裏，見他來時，都拿手去接。悟今埋怨小姑姑：『如

何不等我來，你們便頑了。」筠姑說：「表弟，你不要這樣說，我們是纔來的。」悟今坐下來，三個人又說說笑笑，到晚上九點鐘，悟今纔回家去睡。現在悟今的腦筋中，刻了一個極深的印象，就是筠姑的笑容和舉動。這是他生活裏最有趣的想頭。

新年到了。大家忙著穿新衣裳，女子的頭髮上插滿了花枝，悟今爲筠姑採了不少花朵，用天竹果同臘梅束起來掛在筠姑的襟上。家裏人見了筠姑，沒有一個不誇獎她美麗，悟今覺得他自己也有光輝。他細想起來，在世

界上，除了筠姑恐怕沒有美人了。他心目中只有一個筠姑，在筠姑想來，悟今的才華大概是近代少年裏難得的。他們兩個小生命差不多融化成一個新生命了！

那天悟今忽忽回來，看見他父親同母親談話。母親很得意的樣子，對悟今說：『如今不能再孩子氣了！』悟今問，『爲什麼呢？』『現在要給你訂個妻子，訂妻子便算是個成人。』他父親對他如此說。悟今默默不言。隔了些時，母親說道：『因爲前天王老伯在此地，見你還肯讀書，所以他想把他的女兒給你。』悟今聽了，不禁

怔着，閉着眼，好像筠姑坐在他的身旁，對他微笑。他的肢體不禁戰慄起來。於是想了一想，鼓起勇氣對他父親說：『這件事我看要緩些，現在求學正在中路，不當就訂婚；使將來學業稍爲成功的時候，再說不遲！』他父親因爲他能具謙益的態度去進取，說：『這倒很好，緩些就是了。』他慢慢纔恢復他的神志，私下忖道：『不然，我何以對筠姑呢？』

父親走出門去，母親在燈下誦起彈詞來。悟今見沒有別人，悄悄問母親說：『阿媽見過那邊筠姑嗎？』她說：

『見過的，她倒是很淑靜的女子。』悟今道：『得妻子如她，怎麼樣？』如她嗎！』母親很驚異的問。悟今也不知道怎麼回答，悄悄的走出去，恰巧他家老僕婦趙媽站在門前，忽地說道：『那邊筠姑娘的父親是個瞎子，她家是個商人喲。』悟今望她一眼，不聲不響的歸到書齋裏睡覺了。

恍惚筠姑笑着進來，叫：『表弟，你到這邊坐。』悟今連忙從床上爬起，筠姑彷彿又走出了。再看房中：寂寂無聲，祇有臘燭在桌上流淚；悟今一聲嘆息，便鑑賞

那睡鄉的光景去了。

過了不久，他父親令他往上海某大學讀書去。他自走後久久便不得筠姑消息；暑假回來，聽說她已回家去了；走到那邊，始終不見她的影子。

在悟今腦中，筠姑的印象漸漸淡下去。不過偶然酒餘茶後，想起前塵來，亦如顛似狂起來。月亮底下，高聲

讀起唐詩，把那精粹的句子，反來覆去念過幾遍。想到今昔之感，不由熱淚也從眼眶裏落到頤上。所以同學說到悟今，便叫他做「狂人」，當面便稱「名士」。「名士」，「狂人」，這些稱號，悟今覺得的確祇有他一個人能當。

他在大學裏讀書已是四年了。他父親徵求他婚姻的意見，他因為母親急於需人襄助家政，結果便同另外一個門戶相當的表妹訂婚了。大概他離開大學的時候，便是他結婚的時候。他偶然想起昔日筠姑，他以為這是前塵如夢。如今他是死木槁灰，無所用情，結婚也算不了什

麼事。他覺得心上曾愛過筠姑，筠姑是他此生相愛的女子。這是矢志不移的。

上海飄零，處處使少年人激起肉感；五花八色無非是色的攪雜，和性的誘惑。悟今雖然是個多情的人，不過自己看得自己的人格好像高人一等，還不致於往下流裏墮落。惟其自重品格，又尅制著外感，因此對於純潔的少女，加起信仰心來，對於筠姑更容易回憶起來。覺得她的舉止很合他的理想。前情眷戀，如今不知道她的消息了！

這一年故鄉鬧兵火，里中父老一齊遷移到上海來。悟今爲他家裏佈置妥善了，隨後從學校便住到家裏來。幸而小姑姑也在一塊兒，課後回來還不致十分寂寞。

上海這個地方以物質生活講，當然不是慣於田野生活的人所能調劑的。纔開眼的乳犬，看見那電燈構成的世界，吸着煤灰充滿的空氣，車水馬龍把一個街市封鎖住了。他們只是作嘔！只是目眩！小姑姑雖然愛鬧熱，却門邊都不敢出的；悟今從學校歸來，也只作他姑姑的伴侶。他們所住的房子，距離租界尙遠，斗方大的院宇，

倒陳設着幾枝花木，幾拳石几。月色皎潔的夜裏，雖不如故鄉家園裏幽靜，却還不喧鬧。小姑姑同悟今在院宇裏徘徊起來，有時同看看月色。

這一回悟今心上陡然感動起來，對他的小姑姑說：

「這樣光景，我倒想起那一年筠姊初到我們的家裏去——」

「不錯了，那夜也是這樣月色這樣談心的。」

「我們三個人那時候的快樂怎樣！」搖着頭說，表示他的悵惘。

『你好像還不肯回到那邊去睡的，我想起來了！』

小姑姑很得意似的說出來。悟今只低着他的頭默默地想，又悄悄的自語道：『如今的筠姊呢？』小姑姑怔了一下，轉過臉來對悟今道：『我聽他們說，她現在不在她的家裏了。』悟今聽她說，臉上很現出詫異的樣子。小姑姑安慰他：『姪姪不要記念她，她不久就要到上海來。』悟今說：『到上海來麼？』小姑姑低聲指着樓上道：『我昨晚聽見爸爸說的。』悟今忽然腦海裏生出一種希冀，覺得遇她一面，也足以安慰自己，跳起身來，同小

姑姑走了。從此他便希望着這一個久不相見的朋友光降，每天從學校回來總要問他的家裏：『今天有客來沒有？』但是總沒有得着一個滿意的答覆。

一夜有一點鐘的時候，門前突然有車馬的聲音。我家僕婦匆匆的跑上樓——我們宿在樓上——氣吁吁地講：『筠姑奶奶來了！』接着我那祖母從套房裏穿起來，我的母親也坐起來了。只聽見小孩子哭泣的聲音，和母親撫慰兒子的聲音，和幾個人上樓的聲音，走到房裏。我從朦朧的夢裏驚醒以後，揉了一揉睡眼，在人叢裏張

望，只見我的昔日所見那樣的筠姊，忽然立在我面前的一個少婦，對我招呼起來，『這是悟今表弟吧？』我認真一望，在她懷裏睡着一個四五月大的嬰兒，裙邊靠着一個三兩歲的小孩子。她的面目隱隱的像筠姑，實在很注意的看起來，倒有些像的。不過悟今總不相信就是她，倉皇的說：『你？——』『表弟，我都不識了麼？』看那少婦苦苦的一笑，對悟今這樣說。悟今簡直不知道這是一回什麼事；呆呆的坐一回，一翻身又攢到被窩裏睡了；耳邊聽着她們的談話聲音，他只模模糊糊的。

第二天，他覲面見了筠姑，知道筠姑的確是到了。但是，她的容光，却沒有當年神奕，面龐也消瘦了些，他以為這或者因為他現在是婦人了，處女同婦人不同的緣故。只不可解的，她臉上常常有淚痕，並且會聽見她哭泣。她從前是天真爛漫最愛笑的，現在如何變成這樣呢？他無意從下人探着。筠姑是嫁給一個低能的男子，他——她的丈夫——是個失業遊民而且不疼愛他的婦人。筠姑鬱鬱總是用眼淚洗面，她只為她的一雙雛兒，不然，就是死，倒還乾淨些。這些話她是常常對下人說的。悟

今對於筠姑似乎中間有一層隔膜，不過聽見她這種不幸的消息，是禁不住滴了幾點同情之淚。他以為聰明人往往是不幸的，筠姑有今日這種結果正因為她的天分太優美；因此他對於他自己悠悠的前途，也抱着恐怖！——

斜陽掠到窗前，悟今一人坐在窗下凝想：筠姑抱着她的愛兒悄悄走來。悟今見她微微感着戰慄，雙眸望着她一聲不響。筠姑慢慢地坐下來，說：『表弟近年來進步無量！幾年不見，幾乎生疎了。』悟今聽她這種近於敷衍的話，不知道應當怎樣答她纔是，祇啣着一眶眼淚，

搖一搖頭，連一個「不」字都說不出了；心裏只忐忑的跳動，但是覷着筠姑，繫念從前，似乎不得不對他表示懇切。愛她，應當愛她，也想愛她；不過不能愛她，愛她不得！他有他未婚的妻子，她有她固有的丈夫。「可憐的筠姑還是可憐的我？」悟今在腦海裏轉了這一個想念。筠姑見悟今默默不言，她似乎也難受了不得。吁地長嘆一聲，遲遲地開她的朱口：「表弟，我想懇求你……悟今聽說「懇求」，連忙說道：『懇求什麼？』——『懇求你一件事，不知表弟允許我嗎？』筠姑視着悟今。

悟今說：『祇要我力能做到，雖死不辭。』筠姑微微一笑，好像表示若干苦痛似的。筠姑指着懷中的嬰兒說：『我愛我這桂兒！我如今對於世界上沒有一件留戀的事情，祇捨不得我這纔誕生三個月的桂兒。我希望他前途無量，我祝福他永遠安甯！只不過他——他的父——親……』『他父親，哦，姊丈，姊丈誰？我還沒有見過呢！』悟今聳然起來問她。她說：『他父親麼！他如今還在南京，他是沒有讀過書的人。我現在就希望我的桂兒將來能讀書。表弟，你的才學是不必問的，如果你萬一

願戀着你可憐的表姊，我願意你肯教我的兒子。倘若他——桂兒——念出書來，也不妄費我如今一片苦心了。

表姊，你？——」悟今靜聽她這段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公開狀，好像教徒受洗的時候，有個什麼靈母瑪利亞的像，放在前面，對他要訓勉了。他一面增了不少光輝，同受人托孤一般，一壁又代筠姑傷心；知道她這時候心碎了！但是找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。他說：『我只要能夠得到一點學問，將來一定教他。他一定是聰明的，因為表姊是一個聰明人，放心你只管放心！我拿他——桂

兒——看作我的兒子一般。」——悟今一想，臉上紅暈起來，覺得這句說話說錯了。筠姑很快活的毫不猶疑便說：『那末，就把他給你做個「乾兒子」罷！』悟今很快活的點了一點頭。剛巧小姑娘走來，拍着手說：『姪姪還沒有妻子，便做人的「老子」了！』大家都笑起來。

悟今認這一回事是筠姑對他連絡的手段，他對於筠姑似乎也只有這一條路纔能安慰她。不過待她的態度始終不能像童年那樣。悟今每想起來，覺得兩人之間，實在如今是有一種隔膜了。

上海的秋光老了。他們故鄉的烽火完全安息；大家皆束裝往回歸的路上走。悟今依然在學校單身隻影，度他孤獨的生活。

三十天的寒假，他不能往故里去，在學校借此溫習他的功課。少年人在客邊最易生愁。加着是神經質的他，樂的時候，手舞足踏地大笑一場；不如意時，放聲大哭一次，同學裏真有些怕他。他覺得如此纔能發洩他的情愫。別人的指摘，却不在他心上。

好容易到了春節。他一個人又請了幾天假。往他那山

明水秀的故鄉去省親。奔來跑去看了些朋友，問候幾個長親，光陰一瞥便過去了許多天。他看見別人的兒女，纔想到自己的乾兒子上來，連忙買許多餅乾糖果，到他小姑姑那邊，問她家的住址。小姑姑聽說忽然流下淚來，說：『她已經死了！我還沒告訴你呢！』悟今劈然聽小姑姑說她死了！他以為小姑姑聽錯了，『篤姑呀！』他喊起了。小姑姑說：『是篤姑呀！篤姑已經死了！』悟今好像沒有知覺了，他以為怎樣她會死的呢？三個月前他不是同她相見的嗎？她的顏色，她的舉止，宛然還

在他的目中。她的言語，耳鼓裏好像還有餘音，如何她竟死了呢？他摔棄了他手中的餅乾糖果，一口氣跑回書齋去，往床上一趟，決意不去看他的乾兒子了。

他每天徘徊在書齋裏讀讀詩，不笑，不說話，除掉吃飯，決計不和家裏人見面。

清明節家裏人一齊掃墓去了。悟今的父親帶了悟今一同在鄉間阡陌上走。行在一帶葱鬱的林子。小姑姑忽然向東方一指說：「娃娃，看，那邊便是筠姑的墳墓！」悟今順着她的指尖望去，隱約地看到那邊墓門；埋下頭來

恨不得要哭起來，不忍再望牠一眼。他父親在旁邊也向東一望，嘆道：『唉！一個可憐聰明的孩子呀！』悟今一直到掃墓歸來，心裏還潛伏着淒楚，好像是失偶的悲哀。回來在路上依依地望了一望，私下把那個地方記下來。他看見斜陽映在墓上地，想起這土裏的美人，生前是如何光耀，好像太陽的光華一樣；到了家也無心去吃飯，敷衍衍的回到書齋裏。

三月初十的晚上，悟今快回上海了，決定第二天做行期。他告別了一切友朋親眷，他還想到筠姑的墓上去一

回。他這個主見躊躇了好多天，現在便定在這晚上。晚餐吃過了，在書齋稍爲結束他的衣裳。正要出門時，小姑姑來了，問悟今：『你那裏去？』他說：『我到筠姊那裏去。』小姑姑說：『此時去作什麼？』悟今苦笑一聲，回頭便走了。小姑姑說：『我也隨你去罷。』兩人於是相扶着，悄悄地走到她的墓門。小姑姑看見她孤墳郊外，忽然放聲大哭起來。悟今的熱淚也如雨一般流下來。他心上對土下的她禱祝道：『表姊，你知道今夜還有人來祭奠你麼？』上弦月似碧玉的弓掛在天上，月的

清輝伏在墓原。墓上面被落英舖滿。悟今想道：『我來時忘記摘些花朵了，記得我們初逢的時候，我曾經獻過你芙蓉。今宵上帝倒體諒我的忠誠，爲我賜你這一床殘英的被。表姊，你知道悟今現在也同落英一樣明天又要作海上流浪人了！這樣飄零，那日纔能歸宿呢？你的桂兒——也可以說我的桂兒——我一定不負你的囑托，你在此安眠好了，我們再見罷！』悟今在筠姑的墓上逡巡了好久，扶起他的小姑姑，走出墓道來。春夜的煦風帶着殘花一陣一陣地吹過來，觸到他們的面上，悟今微微

嘆息了一聲，對他的小姑娘說道：「唉！可憐的落花時節！」

二二，四月，初稿。

三 絃

定價三角五分
外埠加寄費一成

——版權所有不許翻印——

著者	盧 冀 野
發行者	趙 南 公
印刷者	泰東圖書局
總發行所	泰東圖書局
分局	南京長沙

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三版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0 2860B

1601726